

第一章 墨夜逢仇

墨夜秘境的天，從來不見日月。

唯有一道暗金玄光自極北橫貫而來，如萬古濃墨潑灑於穹頂，又被誰蘸了金粉，信手劃出一條河。河水無聲，流過夜髓脈外那片荒山，也流過山腳下一座塌了半邊的破宮。

說是宮，實在抬舉了。

那不過是一圈殘牆圍著幾根斷柱，門樓上斜斜釘著一塊木牌，墨跡新鮮，筆力卻極好——

「虛夜宮」。

木牌底下，還歪歪扭扭地補了一行小字：「閒人免進，賒賬免談。」

「宮主，」一個九歲的孩子蹲在殘牆根下啃乾餅，仰頭望天，滿臉愁苦，「咱們的宮，今早又塌了一面牆。」

崖邊那人頭也沒回：「那便是通風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且想，」那人慢條斯理地道，「旁人的宮要靠匠人築牆，咱們的宮自帶風景，是不是比旁人強些？」

孩子默默低頭，把餅又咬了一口。他叫青燈，是三年前被這人從雪地裏撿回來的；這人說自己是宮主，可這宮裏，宮主、護衛、廚子、掃地

的，加在一起，一共兩個人。

那被稱作宮主的人，正蹲在夜髓脈的岩縫前，用一把小木鏟，小心翼翼地從石縫裏刨一點暗金色的膠質。

他十八九歲的模樣，青衫補了三處補丁，墨髮用一根削得不太圓的竹簪胡亂挽著，袖口露出的手腕瘦而修長。眉眼清俊，唇角卻總帶著一點若有若無的笑，像是正在心裏算計著什麼不太光彩、卻又很有趣的事。

他左手邊的石頭上，攤著一卷舊書，書封深藍近黑，邊緣暗金，書頁無風自動。

棺魂舜，百歲，破虛妄。

孤兒，書生，窮。

這世上他唯一的家當，是一座破宮，一個孩子，一卷五年前在秘境深處撿到的殘書，和一口怎麼也咽不下去的氣。

「宮主。」

青燈忽然停了嘴，仰頭，臉色微變。

「嗯？」

「……天上有光。」

不是暗金。是銀白。

刺目的、囂張的、全然不管旁人死活的銀白。

天幕被硬生生劈開一道裂縫，萬千星屑自裂口傾灑而下，在半空凝成一座長長的、華麗得過分的星橋。橋上，三十餘騎少年策星駒踏光而來，銀甲鮮衣，旌旗獵獵，馬蹄過處，星砂如雨。

為首之人更是招搖。

銀髮高束，以一枚星紋冠簪著，髮尾隨風飛揚；一身藍白神袍，袍上綴滿星砂，每一步都故意似的，抖落一片流光。他生得極好看，好看得近乎蠻橫，一雙星眸斜斜睨下來，彷彿整座墨夜秘境，不過是他家後院的一畝地。

他勒馬在崖前，身後一名赤紋戰袍的少年躍下馬來，嗓門震天：

「少閣主有令！墨夜秘境夜髓脈，今日起，星殞閣要了！閒雜人等，讓路！」

崖邊的人終於回過頭。

他蹲著沒起，手裏還握著那把小木鏟，鏟頭沾著一點夜髓，在暗金之河的映照下亮晶晶的。

「閣下是？」

「這是我家少閣主，八神蒼瀾！」赤袍少年昂頭，滿面與有榮焉，「星殞閣少閣主！」

「哦。」那人點了點頭，「久仰。」

語氣之平淡，聽不出半分久仰。

馬背上的少年眉梢一挑。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棺魂舜。」書生這才慢吞吞站起身，拍了拍衣上塵土，朝那座殘牆比了比，「虛夜宮宮主。」

一片靜默。

下一刻，星橋上三十餘騎，爆出一陣毫不掩飾的哄笑。

「宮？」赤袍少年笑得差點從馬上栽下來，「那是宮？那是牆吧！」

「還斷了半邊！」

「牌子上的字，倒是不錯。」

為首的銀髮少年沒笑，只是唇角彎了彎，那彎法極薄，像在說一件早就看透的事。他翻身下馬，緩緩走近，每一步都慢條斯理，星砂在他足下簌簌化作細碎的光。

「棺魂舜。」他念了一遍這名字，像念一件不值錢的物件，「聽過。寒淵書院的旁聽生，到處蹭課，被趕了三回。」

「記得清楚，」書生微笑，「想必是仰慕已久。」

「你！」

「陸統領別急。」書生朝那赤袍少年點點頭，「閣下的少閣主，尚未發話。」

銀髮少年眸色微沉。

「夜髓，」他淡淡道，「本少閣主要了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我成年禮在即，」蒼瀾抬了抬下頷，姿態矜貴得像在賜予什麼，「家父賜了一張星弓，需夜髓淬鋒。此地的夜髓，品相最佳。」

「在下恭喜。」

「所以你可以滾了。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愣了愣。

他活了一百一十年，從沒聽過有人當著他的面，用這種連尾音都帶著笑的語氣，說出「不行」兩個字。

「你再說一遍。」

「這片夜髓脈，」書生掂了掂手中的小木鏟，眉眼彎彎，「在下先來的。」

「先來有何用？」

「先來，就是在下的。」

「荒謬。」

「少閣主若是覺得荒謬，」書生道，「可以走。」

這句話，輕得像片羽毛，落在蒼瀾耳朵裏，卻像一枚釘子。

星橋上的三十餘騎臉色全變了。

蒼瀾笑了。

那笑意從唇邊漾到眼底，漾成一片近乎天真的、危險的光。

「好。」他說，「那本少閣主，就教教你，什麼叫規矩。」

星，落了。

不是一顆，是九天星辰同時應了他的召喚，自幕外齊齊墜落，化作一場銀白如雪的流星雨，轟然砸向荒山！星光所過之處，空氣被擠出刺耳的尖鳴，虛空如薄冰般寸寸龜裂，露出幕後深不見底的黑。

殘牆瞬間粉碎。

青燈尖叫一聲，被一隻手揪著後領往後一甩，穩穩落在遠處的石後。那人隨手一抖，翻開了書。

「殘夜。」

書頁之間，暗金玄光湧出，如濃墨潑開，在他身前鋪成一方天幕。不是黑的，是有星河流轉的、包容萬物的夜。流星雨撞入其中，如雨入深潭，悄無聲息地被一顆一顆吞沒，只餘一圈圈暗金漣漪，在半空盪開。

星光與夜色交接的剎那——

兩個少年，同時一顫。

蒼瀾指尖像是被什麼燙了一下，一道灼意竄過經脈，直抵心口；而那書生背脊卻莫名一寒，彷彿隔著萬丈虛空，有什麼滾燙的東西貼上了他的脊骨。

說不清是痛，是癢，還是……某種該死的熟悉。

蒼瀾猛然收手，眉心狠狠一皺：「你對我做了什麼？」

書生也愣了愣，低頭看了看自己掌心，一臉無辜：「在下還想問少閣主呢。」

「少裝蒜！」

「在下裝的是蒜？」書生誠懇地反問，「那少閣主的星雨裏，是不是也灑了些蒜？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氣得耳根都紅了。

他這輩子沒這麼想揍過一個人！

接下來的一炷香，墨夜秘境的天，翻了三回。

蒼瀾拉開了弓。

那不是什麼神兵，只是一張尚未開鋒的星弓胚，弓身是銀河凝成的，尚缺最後一道淬火。可他並不在意，張弓搭箭，一箭離弦——

「星殞！」

一顆真正的星，拖著長長的銀尾，劃破夜幕，直墜山崖！

書生足尖一點，青衫翻飛，竟迎著那顆墜星掠了上去。他右手凌空一握，一線漆黑玄光凝成十字，劍身無鋒，橫豎皆可為刃，劍起時，周遭空氣如被裁開般，現出一道道細密的縫。

【天劍十字】。

他揮了一劍。

沒有招式，沒有名目，只是斜斜一斬。

星，被斬開了。

不是破，是覆。暗金的夜自裂口湧入，將那顆墜星整個包裹，緩緩吞入夜幕深處。星輝一寸寸暗下去，如一盞被人輕輕按熄的燈。

「噗——」

書生落地，單膝跪地，嘴角溢出一縷血。

蒼瀾也沒好到哪裏去。這一箭耗盡他七成星力，他喘著粗氣，額上冷汗涔涔，弓弦還在微微震顫，弦上的銀光卻已黯淡。

兩個少年，隔著半座荒山，互相瞪視。

「你……」蒼瀾咬牙，「你這是什麼劍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書生抹去嘴角的血，如實回答，「撿來的。」

「撿來的？！」

「少閣主不也是靠家父賜的弓？」

「閉嘴！」

「在下只是陳述事實。」

「我說閉嘴！」

「閣下的星雨，亮是亮，」書生歪了歪頭，笑意淺淺，「只可惜，太吵。」

蒼瀾徹底炸了。

他把弓一扔，拔身而起，銀光化作一道流星直撲過來；書生也不退，反手一撐，墨髮飛揚，迎面撞了上去。

沒有招式。沒有章法。

兩個百歲出頭的少年，在塌了的山崖上扭作一團，一個揪頭髮，一個扯衣領，星光與暗金炸得漫天都是。陸星霄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青燈躲

在石後探出半個腦袋，一人一孩子，同時嚥了口唾沫。

「少、少閣主他.....是在打架？」

「宮主他.....好像也在打架。」

「這是什麼打法？」

「.....不知道。」

半個時辰後，山崖終於安靜了。

星屑與暗金的灰燼，如雪般緩緩落下。

兩個少年並排癱在亂石堆裏，衣衫破爛，滿身是傷，一個鼻青，一個臉腫，仰面朝天，呼哧呼哧地喘著氣，誰也沒力氣再動一根手指。

「.....」

「.....」

過了很久，蒼瀾才啞著嗓子開口：

「喂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叫什麼來著？」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棺魂舜。」蒼瀾把這三個字在齒間碾了一遍，咬牙切齒，「記住了。下回，我把你打哭。」

「少閣主請便。」書生躺著，聲音有氣無力，笑意卻一點沒減，「只是下回，勞煩帶些更好的星。這些，」他頓了頓，「太吵。」

「你——！」

蒼瀾掙扎著想爬起來，掙了半天，又砰地躺了回去。

他恨恨地瞪著天幕，胸口劇烈起伏。

暗金之河，靜靜橫在頭頂。

他忽然發現，自己的右手掌心，不知何時沾了一縷暗金。那光細若遊絲，繞著他的指節轉了一圈，涼的，溫的，不但不覺得討厭，反而……

「……」

他猛地攥緊拳頭。

身旁，書生也在低頭看自己的書。

攤在石上的那卷舊書頁上，不知何時落了一粒銀屑，細得幾乎看不見，卻帶著一點極輕的暖。他以指尖拂了一次，沒拂去，又拂一次，仍沒拂去。

他怔了怔，唇角無聲地彎了一下。

「宮主！」青燈哭著撲過來，「您的臉！您的衣裳！您的簪子斷了！」

「無妨。」書生任由孩子扒拉自己，笑道，「再削一根便是。」

「您今天還沒吃飯！」

「那便省了。」

「宮主——！」

遠處，星橋上，陸星霄正拚命把自家少閣主往馬背上拖，一邊拖一邊低聲勸：「少閣主，咱回吧，咱改日再來，改日帶一千騎來……」

「放開。」蒼瀾冷著臉，被他拽得東倒西歪，「本少閣主自己走。」

「少閣主，您臉上有塊青——」

「我說自己走！」

星橋緩緩升起，銀光一寸寸隱入天幕裂口。

蒼瀾騎在馬背上，沒回頭，聲音卻遠遠傳了回來，帶著一股又傲又氣的少年勁兒：

「棺魂舜！下回見面，你的破牆，我替你拆乾淨！」

崖下，書生仰頭，笑得直不起腰。

「好啊——」他揚聲回敬，「到時，在下替你泡茶！」

星橋盡處，傳來一聲極響的悶響，像是有人氣得撞了馬鞍。

那夜，摘星台上。

「少閣主，您又失眠了？」

星河道人拎著茶壺，慢悠悠走到平台邊，看著自家這位少閣主趴在欄杆上，臉上還貼著藥膏，手裏攥著一枚空酒盞，對著滿天星斗發呆。

「老道。」

「老朽在。」

「棺魂舜，」蒼瀾頭也不回，「你聽說過這個人麼？」

星河道人撚鬚思索：「寒淵書院的旁聽生，窮得叮噠響，聽說前些日子在墨夜秘境佔了片破地，還給它起了個宮名——」

「虛夜宮。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……」蒼瀾把額頭抵在欄杆上，悶悶地道，「他說我的星，吵。」

「呃，」星河道人猶豫了一下，「少閣主的星雨，確實是……氣派了些。」

「老道！」

「老朽什麼都沒說。」

老道士抱著茶壺，默默後退一步，低頭掩住嘴角。

平台上，少年望著墨夜的方向，指尖摩挲著那一縷暗金，自言自語：

「……下回，一定打哭你。」

墨夜無風。

第二章 破宮立旗

「宮主，我們沒糧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宮主，我們沒錢了。」

「我也知道。」

「宮主，」青燈蹲在灶前，捧著那口空鍋，欲哭無淚，「我們連鍋都快沒了。昨天隔壁山的老獵戶說，他願意出三個銅板買它。」

「賣了。」

「真賣啊？！」

「鍋賣了，」棺魂舜從書卷後抬起眼，一本正經，「人還在，宮就在。」

青燈沉默片刻，小聲問：「那我們用什麼煮飯？」

「用靈氣煮。」

「宮主，您上次也這麼說，結果把鍋煮穿了。」

「那是鍋的問題。」

孩子低頭，默默地把空鍋抱得更緊了。

此時距離那場在夜髓脈上的惡鬥，已過去半個月。墨夜秘境一向清靜，連老獵戶都不愛來，而這座破宮的主人，每日除了翻書、挖夜髓、想辦

法填肚子，剩下的時間，大概都在琢磨一件事：

那位星殞閣的少閣主，什麼時候會再來。

不是怕。是——

「他若不來，」他翻過一頁，語氣悠悠，「豈不是顯得在下太無趣。」

話音剛落，殘牆之外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

不是少閣主那種氣勢磅礴的星橋。是踉蹌的、帶血的、喘得幾乎要斷氣的腳步。

「砰！」

那扇本就搖搖欲墜的殘門被人整個撞倒了。

一道黑影挾著腥風滾進院中，在地上翻了兩圈，才勉強撐住身子。那是個少女，約莫八九十歲的模樣，一身黑衣被血浸透，肩頭有一道深可見骨的槍傷，皮膚之下隱隱浮出一層細密的黑鱗，又被她拚命壓回去。

她懷裏死死抱著一隻布囊，囊口漏出幾粒銀砂，在夜色中閃著碎星般的光。

青燈尖叫一聲，抱著鍋躲到了書生身後。

「星、星砂！她是賊——」

「噓。」

棺魂舜已放下書，起身，走到少女面前蹲下，沒有碰那隻布囊，只將一縷暗金玄光按在她肩頭的傷口上。傷口邊緣的血流緩了下來，少女猛地抬頭，一雙豎瞳在昏暗中映出細細的金。

「蛟族？」他輕聲問。

少女咬著牙，喘著氣，半晌，才從牙縫裏擠出幾個字：

「救……我……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……墨姬。」

「好。」書生點頭，「墨姬，可還能站？」

她試著撐起身子，卻又摔了回去。

「那便不站。」書生低頭，朝青燈勾了勾手，「把後院那張破床抬出來。」

「宮主！」青燈急得直跳，「外面有人追她！您聽——」

遠處，馬蹄聲如雷。

十二騎星殞閣的執事，將破宮圍了個水洩不通。

為首之人鬚髮灰白，穿著采星堂的長老袍，面色陰沉，手持一枚星紋令牌：

「奉采星堂令！緝拿盜取星砂的蛟族賊女！此宮藏匿竊賊，速速交人，否則以同罪論處！」

殘牆之後，書生背著手，緩步踱了出來。

他的臉上，掛著一抹溫和得近乎和氣的笑。

「這位長老，」他拱了拱手，「請問貴姓？」

「趙。」

「趙長老。」書生點頭，「方才您說，要闖在下的宮？」

趙長老冷笑，目光掃過那堆殘牆：「就這？」

「這是前院。」書生坦然道，「後院還有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趙長老，」書生語氣誠懇，「在下好心提醒，虛夜宮重地，擅闖者，死。」

趙長老一愣，隨即哈哈大笑：「小子，你這破宮，連幾個人都沒有，也敢談『重地』？」

「此言差矣。」書生搖頭，一臉高深莫測，「長老可知道，何謂空城計？」

他說著，袖袍一揮。

暗金玄光自他足下漫開，如墨潑地，瞬間將整座破宮籠入夜色之中。殘牆之內，影影綽綽，竟憑空多出了數十道黑甲人影，列陣而立，兵戈森冷，肅殺之氣撲面而來。

星殞閣執事臉色劇變！

「這、這是——」

「在下手下，」書生微笑，「不多，千人而已。」

當然是假的。

那是夜凝成的虛影。他以《夜天之書》借了一點「殘夜」的法理，把門前的光影扭了扭，造出一幅疑兵之象。真正的虛夜宮，除了他和一個抱著鍋發抖的孩子，以及一個躺在破床上昏迷的黑衣少女，沒有半個活人。

可趙長老不知道。

他額上滲出冷汗，勒馬後退半步，色厲內荏地吼道：「你、你敢與星殞閣為敵？！」

「不敢。」書生搖頭，「只是在下的宮規，進了門的人，便是宮裏人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趙長老若要硬闖，」書生笑意不減，「不妨試試，是你的槍快，還是在下這一千『人』快。」

趙長老咬牙，握緊了手中的令牌，進退兩難。

便在此時，天上忽然傳來一聲冷笑。

星橋鋪展。

銀髮少年自橋上一躍而下，落在趙長老馬前，一身神袍纖塵不染，臉上的青腫已褪成淡淡的紅，一雙星眸卻亮得驚人。

「少閣主！」趙長老大喜，「這裏有賊——」

「閉嘴。」

蒼瀾看都沒看他一眼，目光徑直落在書生臉上，勾了勾唇：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少閣主。」書生拱手，「別來無恙。」

「別來無恙？」蒼瀾挑眉，「本少閣主這半個月，吃不下，睡不好，夢裏都是你那張破牆。」

「在下受寵若驚。」

「你收了一個賊。」

「在下收了一個客。」

「她偷了星殞閣三斤星砂。」

「她偷的是礦，」書生輕聲，「閣下扣的是人。」

蒼瀾皺眉：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西山星砂礦中，」書生平靜地道，「有一百二十名蛟族，以『靈界貢』抵債之名，被強扣為奴，已有三年。」

趙長老臉色驟變：「胡說！」

「這位墨姬姑娘，」書生指了指身後，「是為了贖她的族人，才冒險偷的星砂。少閣主若不信，可以去查。」

「荒謬！」趙長老怒喝，「星殞閣怎會做這等事！」

「那便查。」

三個字，卻是蒼瀾說的。

他轉過頭，冷冷地盯著趙長老，星眸中碎光流轉：「趙長老，本少閣主問你，西山礦，是不是有蛟族？」

「少、少閣主，這……這是采星堂內務——」

「是，或不是。」

「……」

趙長老不敢答。

沉默便是回答。

蒼瀾的神色，冷了下來。

他這個人，驕縱，傲慢，目中無人，卻有一個毛病——最恨有人在他星殞閣的招牌下，做齷齪事。

「好。」他轉向書生，眼梢挑起一個極其挑釁的弧度，「那本少閣主，和你打個賭。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若是你誣告，」蒼瀾一字一頓，「你當眾向我磕三個頭，並叫我三聲『少閣主大人』。」

「若是我錯了呢？」

「本少閣主，」蒼瀾頓了頓，下頷抬得更高，「向你磕一個。」

「為何在下三個，少閣主只有一個？」

「因為我矜貴。」

書生看了他片刻，竟低低笑出聲來。

「成交。」

三日後。

西山星砂礦，一百二十名蛟族礦工被人從礦洞中帶出。

老的老，少的少，個個骨瘦如柴，手腕腳踝上還鎖著星紋鐵鐐。他們茫然地站在礦口，看著那個站在人群前的銀髮少年，不敢說話。

蒼瀾面無表情，一抬手，鐵鐐盡斷。

「回去吧。」他說，「采星堂趙某，已交執星堂處置。你們的賬，星殞閣會補。」

沒有人動。

過了很久，一個老蛟人顫顫巍巍地跪了下去，緊接著，一百二十人，齊齊叩首。

蒼瀾扭過頭，眼睛看向別處，耳尖通紅，脫口而出：「別跪了。礙眼。」

陸星霄在一旁，憋笑憋得肩膀直抖。

當夜，虛夜宮。

破床上，墨姬醒來，看見了屋頂漏下的星光，看見了蹲在床邊打瞌睡的孩子，看見了那個坐在窗邊捧書的青衫書生。

她怔怔地望了很久。

「族人……」

「已回。」書生沒抬頭，「他們都好。」

少女眼眶一熱，掙扎著起身，下床，單膝跪地，額頭重重叩在地上：

「墨姬願為宮主效死。」

「起來。」

「墨姬不起。」

「那便跪著，」書生翻過一頁，語氣悠悠，「待你傷好，再來和在下講『效死』。」

墨姬一怔，隨即不知為何，破涕為笑。

這時，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敲擊聲。

青燈跑去開門，只見一名熾星騎少年站在門口，手捧一隻錦盒，面色古怪，像是在拚命忍住什麼：

「棺魂宮主，我家少閣主讓我送樣東西。」

錦盒中是三斤上好的星砂，附一張字條。

書生展開字條，只見上面龍飛鳳舞，墨跡淋漓：

「物歸原主。」

「還有嗎？」

「還有。」熾星騎少年硬著頭皮道，「少閣主說，賭約作廢，因為他沒錯，也沒有輸。他說，是采星堂有錯，與他無關。」

書生挑眉：「哦？」

「他說，」少年把後半句背得結結巴巴，「他說你別以為他欠你什麼。」

屋裏安靜片刻。

墨姬看見，自家這位向來溫雅的宮主，肩膀開始輕輕發抖。

「宮主？」

「無妨。」書生掩住唇角，笑得眼尾彎起，「只是想起，有個人不肯磕頭。」

「宮主，您要回字條嗎？」青燈小聲問。

「要。」

書生提筆，蘸墨，在字條背面寫下三個字：

「人，留下。」

摘星台。

蒼瀾捏著那張字條，看了很久。

「人，留下。」

字跡溫潤，筆力如鉤。

星河道人在一旁，試探地道：「少閣主，那位棺魂宮主……」

「迂腐。」蒼瀾把字條擲在案上，冷冷道，「書生氣。」

「哦。」

「老道。」

「老朽在。」

「閉嘴。」

「是。」

老道士看著自家少閣主扔字條之後，指尖在案上停了一息，又極快地，把那張紙撫平，收進了袖裏。

他低下頭，把笑意咽回肚子裏。

少年啊。

第三章 招兵買馬

虛夜宮多了一張嘴，吃空的鍋更不夠用了。

「宮主，」墨姬傷好之後，看著灶房裏的光景，沉默良久，「宮裏的賬，有多少？」

「兩個銅板。」

「進項呢？」

「夜髓一兩，值半個銅板。」

「出項呢？」

「三張嘴。」

墨姬閉了閉眼，轉身走出去，不到半個時辰，拎回來一隻肥碩的野豬，往灶前一扔，面無表情：

「晚上有肉。」

青燈眼睛都直了。

書生笑得眉眼彎彎：「墨姬姑娘，宮裏的第一筆進項，是你。」

「宮主不必客氣。」少女冷冷道，「蛟族不白吃人家的飯。」

她別過臉去，耳根卻悄悄紅了。

「宮不能這麼窮下去。」

某個深夜，書生忽然合上書，鄭重其事地道。

「宮主終於想通了？」青燈兩眼放光。

「在下決定，」書生說，「招人。」

「招人？」墨姬放下野豬腿，「怎麼招？」

「一貼告示，」書生神色嚴肅，「招賢納士，管飯不管錢。」

兩人面面相覷。

「……宮主，這種告示，會招來騙子。」

「那便先管飯。」

「宮主，」墨姬一字一頓，「我們沒有飯。」

「所以，」書生微微一笑，「得先招一個能賺錢的。」

萬象城南三十里，有座破廟。

廟頂塌了半邊，神像斷了頭，一個男人蜷在角落，衣衫襤褸，右邊衣袖空空蕩蕩地垂著，左手握著一隻豁口的酒葫蘆，仰頭灌下去，酒液沿著下頷淌了滿胸。

腳步聲在廟外停下。

「厲飛揚？」

那人沒抬頭，嗓音粗啞：「是我。」

「在下棺魂舜。」

「知道。」男人又灌了一口，「那個，管飯不管錢的宮主。」

「閣下消息靈通。」

「全城都在傳。」

「那閣下可有興趣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我沒臂了。」

「在下知道。」

男人終於抬起頭，一張方正剛硬的臉，左頰一道舊疤，眼窩深陷，眸子亮得像沒燒盡的炭。他盯著面前的書生，這個比他小了二十歲、衣服比他還破的少年，冷笑：

「來看我笑話？」

「來送一條臂。」

酒葫蘆停在半空。

厲飛揚，百二十歲，原是星殞閣熾星騎的前鋒小將。

兩年前，邊城遭妖獸襲擊，熾星騎奉命固守不得離陣，他違令出手，護住一村七十三口凡人。事後，執星堂按閣規，廢其右臂，逐出星殞閣。

「值嗎？」書生問。

「值。」

「再問一遍。」

「……值。」

「好。」書生蹲下身，掌心托起一縷暗金，其中凝著一滴濃如墨玉的夜髓。夜髓無聲沒入那截空蕩蕩的衣袖，順著斷處的經脈緩緩蔓延，彷彿墨汁沁入宣紙。血肉自斷口悄然生長，由墨色漸褪為膚色，筋脈、骨節、指掌，一寸一寸重塑成形。

廟中靜得只聞雨聲。

厲飛揚低頭，看著那隻新生的右手，慢慢攥緊，又鬆開。指節作響。

「為何。」他聲音沙啞，一字一頓。

「虛夜宮，」書生微微一笑，「缺一個，敢為凡人違令的人。」

沉默良久，這個身高八尺的壯漢忽然單膝跪地，濺起一片泥水：

「命，歸你。」

「不要命，」書生無奈，「要人。」

「……人，歸你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。」

玄章是在星殞閣山腳的客棧裏被找到的。

清瘦的中年文士，穿著洗得發白的舊儒衫，正在窗前一筆一畫抄寫著什麼。桌上一盞油燈、半碗冷粥，行囊堆在床邊。

他曾是執星堂的書吏，兩年前查出采星堂剋扣靈界貢，上書閣主。閣主雷霆處置，趙某人伏法——可趙某人的黨羽反咬一口，說他「妄議長老」，竟以閣規罷了他的職，逐出山門。

「先生。」

「宮主。」玄章放下筆，不卑不亢地一揖，「久仰。只是玄某如今無職無權，不堪驅使。」

「在下是來求一部書的。」

「什麼書？」

「宮規。」

玄章怔住。

「虛夜宮，」書生說，「如今只有四個人。」

「那宮主還要宮規？」

「正因只有四個人，」書生笑，「才要先定規矩。日後人多了，就不會亂。」

玄章看著他，忽然覺得眼前這少年的笑意裏，藏著某種極遠的東西。像一個在深夜裏點燈的人，不為照亮今夜，只為替將來的人預留一條路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終於提筆，蘸墨，在一張白紙上寫下第一行字：

「宮規有云——」

虛夜宮第四個人，是自己闖進來的。

那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，背著一箱子書，鞋也跑丟了一隻，一頭撞進院子，氣喘吁吁，兩眼卻直勾勾地盯著案上那卷古書，像餓了三天的人看見了一桌宴席。

「這、這字……」他顫著手指，「是活的？」

書生合上書頁：「閣下是？」

「蘇硯！寒淵書院蘇硯！」青年一把攥住他的袖子，「宮主，我三年前就聽說您這裏藏著一部古經，字跡會自己流動！能不能讓我看一眼？就一眼！」

「閣下可以放手了。」

「看完再放！」

墨姬從屋樑上倒掛下來，冷冷道：「宮主，要不要扔出去？」

「不必。」書生歎氣，「多一雙讀書的眼睛，也好。」

蘇硯就此賴下，一賴，賴了七百多年。

虛夜宮從此有了一點宮的樣子。

雖然牆還是塌的，鍋還是破的，但每日清晨，院子裏總有人在忙：厲飛揚一個人把半面殘牆壘了起來，墨姬蹲在房頂補漏，玄章在案前一條一條地寫宮規，蘇硯趴在書堆裏頭也不抬，青燈在灶房裏手忙腳亂地生火。

書生坐在簷下，捧著書，看著這一切，唇角彎著，眼神很軟。

「宮主。」墨姬端來一碗熱湯。

「嗯。」

「您笑什麼？」

「在下在想，」書生接過湯碗，吹了吹熱氣，「這座宮，好像有點像個家了。」

墨姬微微一怔。

「……宮主。」她低聲道，「您從來沒有家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現在有了。」

書生抬眼，看著她，笑了。

與此同時，星殞閣。

「什麼？」

蒼瀾手裏的茶盞啪地碎成了粉末。

「那個旁聽生，」他一字一頓，「收了厲飛揚？」

陸星霄縮著脖子，硬著頭皮點頭：「是。還收了玄章，還有一個姓蘇的書呆子，還有一個蛟族的黑鱗小姑娘……」

「還有嗎？」

「還有……一個九歲的小孩。」

蒼瀾沉默了一息。

「他拿什麼養？」

「呃，聽說，」陸星霄小心翼翼，「靠……一個破牆，兩斤夜髓，還有……一張告示。」

「告示？」

「『招賢納士，管飯不管錢』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面無表情地站了半晌，忽然一拍案：

「好。很好。」

「少、少閣主？」

「他有告示，」蒼瀾冷冷一笑，「本少閣主也有。」

「什麼告示？」

「就寫——」蒼瀾想了想，咬牙切齒地道，「『星殞閣招人，管飯，管錢，管永遠比虛夜宮強』！」

陸星霄大驚：「少閣主，這……這是不是太幼稚了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屬下什麼都沒說。」

星河道人在簾外聽得直搖頭，端著茶盤進來：「少閣主，您這幾日，似乎特別留意那位棺魂宮主。」

「老道。」

「老朽在。」

「滾。」

「是是是。」

老道士退下去，臨出門前，回頭看了一眼。

他家少閣主一手撐著下巴，一手抓著那張被揉皺的字條，神情悶悶的，眼底卻有一小簇火在跳。

像是……很久沒這麼想打一個人了。

九日後，寒淵書院。

「老夫活了三千年，」顧明遠坐在廊下，笑瞇瞇地把一份帖子推到青衫少年面前，「頭一回見一個人，把一座空宮，用人心堆起來。」

「院長過獎。」書生接過帖子，「這是？」

「九域少年榜。」老儒撫須，「每百年一屆，百歲以下的少年天驕，齊聚靈樞天淵。得榜首者，可入靈樞聖殿，受靈神點化。」

書生微微一怔。

「老夫替你報了名。」

「院長，在下……」

「你那座破宮，」顧明遠眨了眨眼，「需要一個名頭。」

書生看著手中那張燙金帖子，沉默片刻。

然後他笑了。

那笑意從唇角漾到眼底，漾成一片近乎少年的、肆意的光。

「那就，」他說，「去會會星殞閣的少閣主。」

「老夫聽說，」顧明遠捋著鬍子，「他也報了名。」

「是麼。」書生把帖子收進袖裏，低聲道，「那倒是巧了。」

第四章 九域少年榜

靈樞天淵之外，今日萬人空巷。

九域少年榜，百年一屆，唯百歲以下的少年天驕可入場。榜首者得入靈樞聖殿，受那位傳說中的靈神點化一次——對任何一名小靈界的修士而言，這都是登天之梯。

摘星廣場上人聲如沸。

看臺從四面圍起，座上旌旗獵獵：星殞閣的銀星旗，無涯劍閣的劍紋旗，萬象商盟的金算盤旗，青冥丹宗的藥鼎旗，還有各個大小宗門，旗號雜亂，聲勢浩大。

唯獨有一面旗，掛得很不起眼。

那是一塊洗得發白的舊布，邊角縫了三道補丁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三個字——

「虛夜宮」。

旗杆下，站著五個人。

一個青衫書生，一個黑衣少女，一個獨臂……不，雙臂完好的壯漢，一個文士，一個書呆，外加一個九歲的孩子抱著旗杆。

「……」

周圍的人沉默了一息，爆發出一陣毫不掩飾的哄笑。

「這是……宮？」

「破牆宮的人也敢來榜上？」

「他們連旗都是拼的！」

青燈緊緊抱著旗杆，漲紅了臉。墨姬側目，眸色冷下，厲飛揚的指節已捏得作響。

「諸位，」書生卻笑瞇瞇地回頭，「莫要動氣。」

「宮主！」

「旗小，志氣大。」他拍了拍青燈的腦袋，「今日，我們來這裏，不是為了看熱鬧。」

「那是為了？」

書生抬眼，望向看臺高處。

星殞閣的席位上，銀髮少年憑欄而坐，一身華服，手托下頷，正懶洋洋地往這邊看。兩人的目光隔著半座廣場，在空中碰了一下。

「為了，」書生輕聲說，「讓有些人，知道什麼叫做『先來就是我的』。」

比試共九輪，九十九人入場，淘汰至三人混戰決勝。

第一輪、第二輪，棺魂舜一直安靜得像個陪跑的。

他的對手是一個劍閣弟子，一個風雷谷的少年，一個百獸山的白虎之裔，一個青冥丹宗的煉丹師，個個氣勢洶洶，他卻每一次都只是翻開書，輕飄飄一句：

「殘夜。」

夜幕垂下，對手的招式，便如潑進水裏的墨，無聲無息地散了。

沒有人受傷，沒有人流血，對手往往還愣在原地，不知自己究竟輸在哪裏。

第五輪過後，臺下的議論漸漸變了風向。

「這人……什麼來路？」

「聽說是寒淵書院的旁聽生。」

「旁聽生能走到這裏？」

「他不傷人。」

「不傷人，卻誰也近不了他的身。」

「這是什麼功法？」

看臺上，顧明遠捏著茶盞，樂得鬍子直顫。

另一邊，蒼瀾的路數，則完全相反。

他一出場，必是星河倒懸，銀光漫天。對手們還沒看清他怎麼出手，便已被一場璀璨奪目的流星雨砸得七葷八素，抱頭鼠竄。

「少閣主威武！」

「星殞閣第一！」

「這星雨，真好看！」

他每贏一場，便要朝虛夜宮的方向瞥一眼。

偏偏那邊的書生，每回都低頭看書，連眼角餘光也不給他一個。

蒼瀾氣得耳根發紅，下一輪出手更重了三分，嚇得對手當場認輸。

第八輪、第九輪，九十九人，只剩下三個。

蒼瀾。

棺魂舜。

還有——

一個抱劍而立的少年，白衣，黑髮，眉眼冷如寒劍。他從頭到尾沒說過一句話，連看臺上的歡呼聲都未曾抬眼看過一次。

無涯劍閣殷無涯，一百三十歲，神遊中期，劍道奇才。

「最後一輪，三人混戰。」

裁判長老的聲音傳遍廣場。

「無分先後，無分勝負，最後站著的人，即為榜首！」

話音落下，場中三人，各據一角。

殷無涯拔劍。劍光如練，冷冽如霜，一道劍氣橫貫天地，將場中升起一片森寒的白。

蒼瀾笑了。他拉開星弓，銀河在弦上流轉，聲音懶洋洋，帶著少年人特有的囂張：

「殷無涯，上回你贏了本少閣主一招，今日，我要你還。」

殷無涯淡淡道：「你輸得起？」

「本少閣主從不輸。」

「那便試試。」

劍光與星箭同時出手，撞在一處，爆開漫天碎光。

而場中的第三人，卻沒動。

書生立到場邊，翻著書，彷彿這場戰鬥與他毫無關係。

「棺魂舜！」蒼瀾扭頭，咬牙，「你在幹什麼？！」

「在看，」書生悠悠道，「兩位打得挺熱鬧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殷無涯的劍，已掠到蒼瀾面前。

蒼瀾反應極快，側身一閃，星弓一橫，擋住劍鋒，兩人在半空交手數十招，劍光與星輝交織，火花四濺。

書生忽然合上書。

他說：「兩位打夠了嗎？」

話音未落，一道暗金玄光，自他足下鋪天蓋地漫開！

那夜幕來得無聲無息，卻快得驚人，轉瞬將整座廣場覆蓋。星光劍影，在夜的包容下，齊齊暗了一瞬——

蒼瀾的星弓，殷無涯的劍，同時被夜裹住，動作僵了一息。

「棺魂舜！」蒼瀾怒吼，「你偷襲！」

「兵不厭詐。」

「卑鄙！」

「彼此彼此。」書生笑，「少閣主上回的星雨，不也偷襲在下的破牆？」

「那是——！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蒼瀾語塞。

下一瞬，他驟然發力，星輝爆開，硬生生掙脫夜幕，一箭射向書生的眉心！

書生側身，十字劍應手而出，劍刃斜斜一挑，將箭鋒盪開。

兩個少年，終於在這座萬人矚目的廣場中央，再度撞在了一起。

這一戰，後來被人稱作「摘星廣場大亂」。

按照事後見證者的說法，那一日，廣場上的天空，一半是星河，一半是永夜。

銀河倒懸，千流星隕，暗金玄光如潮水般一層層鋪展。星與夜互相吞噬、纏繞、撕咬，空間被撕裂出數十道猙獰的裂口，廣場的地面崩塌了一半，連看臺的圍欄都被震飛了三座。

兩個少年，一個鼻血直流，一個唇角開裂，卻打得越來越起勁。

蒼瀾邊打邊吼：「你到底為什麼不肯讓？！」

「在下為什麼要讓？」

「本少閣主要贏！」

「在下也要贏！」

「你贏了能幹什麼？！」

「換鍋！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

「虛夜宮的鍋，」書生一劍斬下，氣息已亂，眼角卻彎著，「快破了！」

蒼瀾手一抖，星箭險些射偏。

他愣愣看了書生兩息，忽然「噗」地笑了出來，笑得整個人都在抖。

「你……你贏了就為換口鍋？！」

「少閣主笑什麼？」

「笑你，」蒼瀾一邊笑一邊接招，「窮得好有志氣！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目光一閃，「小心後面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一道白色的劍光，從天而降。

殷無涯，等這一刻，等了很久。

他沒有參與前半場的混戰，只是靜靜站在場邊，劍尖點地，看那兩個人把彼此打得氣喘吁吁、衣衫襤褸、精疲力竭。

等到他們的星力與夜光，都已耗盡七八成。

他才出劍。

一劍，劈開了兩個人之間的星暗之網。

蒼瀾和書生，被劍氣同時震飛出去，一左一右，砸進了碎裂的地磚堆裏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兩個少年，同時抬起頭，滿臉泥灰地望向場中央，那個負手而立的白衣少年。

殷無涯收劍入鞘，面無表情，淡淡道：

「承讓。」

裁判長老愣了好一會兒，才反應過來，高聲宣布：

「九域少年榜，榜首——無涯劍閣，殷無涯！」

全場爆發出震天的歡呼。

蒼瀾和書生，躺在廢墟裏，並肩仰望著天幕，一動不動。

過了很久很久。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他……」蒼瀾咬牙切齒，「拿了我們的榜首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他沒花一點力氣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他在旁邊看了我們半個時辰的笑話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.....」

兩人同時沉默。

終於，蒼瀾一把從地上爬起來，滿臉狼狽，眼睛卻亮得驚人：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下回，」他伸出一隻手，聲音又傲又惡，「我們一起打他。」

書生看著那隻伸在半空的手。

他挑了挑眉，慢慢地，笑了。

「少閣主，」他握住那隻手，借力站起身，「這回，在下可不替你泡茶。」

「誰要你泡茶！」

「那少閣主主要在下做什麼？」

「做.....」蒼瀾想了想，惱羞成怒，「做我的對手！」

「這個，」書生含笑，「在下一向做得不錯。」

廢墟之上，兩個狼狽的少年，勾肩搭背地站著。

遠處，看臺上，顧明遠捋著鬍子，笑得眼睛眯成了縫。

星河道人捂著臉，長長地歎了口氣：「少閣主啊少閣主.....」

而在更高的雲端之上，一道極遠、極淡的目光，透過重重雲霧，落在那兩個少年身上。

那是一道溫柔而蒼老的目光。

目光的主人，眼底有一絲極輕、極緩的驚異，像在看一件，已經等了很久很久東西。

隨後，目光便隱去了。

第五章 落霞黑霧

摘星廣場那場大亂之後，又過去了二十年。

二十年間，虛夜宮的牆補了三回，鍋補了三回，宮裏的人也多了二十來個。大多是被星殞閣、無涯劍閣、各大宗門棄用的人：被逐的、被貶的、被排擠的，有的是孤兒，有的是敗將，有的什麼也不是，只是聽說有個宮，管飯。

星殞閣的少閣主，這二十年也沒閒著。

他每月總會有那麼三五回，帶著陸星霄，以「巡視墨夜邊界」為名，浩浩蕩蕩地殺到虛夜宮門口。

「棺魂舜！出來受死！」

「少閣主，今日又是為何？」

「你上回說我的星雨吵！」

「是在下說的。」

「今日我換了個法子，」少年昂首，一臉驕傲，「這叫『無聲星落』！」

「那在下請少閣主，」書生倚著門框，溫聲道，「先把腳邊的那頭羊趕走。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

蒼瀾低頭，一頭膘肥體壯的羊，正悠哉悠哉地啃著他的星袍下擺。

「這是我們宮的第三十七頭羊，」青燈從門後探出腦袋，「牠叫小星。」

蒼瀾看了羊三息，又看了書生三息，額角青筋跳了跳，轉頭對陸星霄道：

「回去。」

「少閣主，不打了？」

「不打了！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因為——」蒼瀾咬牙，「太沒面子了！」

那一日黃昏，霞色不對。

落霞城，是九州靈朝西南的一座大城，凡人三十萬，臨水而居，一到黃昏，晚霞將城牆染成胭脂色。可這一晚，晚霞是紫黑的，粘稠的，像一塊被人煮壞了的血。

星殞閣當夜便收到求援急報。

蒼瀾從席上猛然站起，拎起星弓就往外走。

「少閣主！」星河道人在後面追，「老閣主有令，您不得擅自離閣——」

「那便讓他罰我。」

「少閣主，您才神遊後期，此事蹊蹺——」

「正因蹊蹺，才要去。」蒼瀾回頭，星眸在夜色中亮得驚人，「那是三十萬條人命。」

星河道人愣了愣，歎了口氣，終究沒再攔，只把一枚護身的星符塞進他手裏：

「少閣主，萬事小心。」

與此同時，虛夜宮。

「宮主。」墨姬推門而入，面色凝重，「九州靈朝西南，落霞城，城中無一人走動。」

書生放下書。

「無人走動？」

「三十萬人，全站在街上，一動不動。」

沉默片刻，書生起身：「備馬。」

「宮主，您的傷——」

「不妨事。」

「這是邪祟之事，恐非尋常。」

「正因非尋常，」書生微微一笑，「才不得不去。」

他回身披上外袍，順手將那卷書捲入袖中，神色平靜，眼底卻有一絲極深的、不易察覺的凝重。

「厲飛揚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與在下同行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墨姬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留宮。」

少女張了張口，終究只是點頭：「是。」

「若是子時未歸，」書生輕聲道，「便把鍋收好。」

「……宮主。」

「那口鍋，補了三回，很貴。」

蒼瀾趕到落霞城外時，天已黑透。

腥甜。

像腐爛的蜜糖，混著屍油與膿血，順著北風無聲地糊在鼻腔深處，教人本能地想要嘔吐。他眉頭緊鎖，一抬手，星輝凝成一層薄障，將隨行的

百騎與那股氣味隔開。

陸星霄臉色發白：「少閣主，這味道……」

「別說話。」

城門大開。

長街之上，遍地是人。

站著的人。三十萬凡人，男女老少，一動不動地立在街頭巷尾，睜著眼，仰著脖子，面朝天空。他們皮膚之下，有一種粘稠的黑色汁液，緩緩流動，如蟲爬行，將血肉一點一點蝕空、同化。

有些人的嘴角，還掛著未完的笑。

城上空，一團墨黑色的雲緩緩旋轉，雲底垂下無數條細絲，如活物般插入每一個凡人的頭頂。

蒼瀾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。

他拉開了弓。

一箭，星殞，墜星之威，轟然砸入那團黑雲！

星光爆開，銀白如雪，黑雲被撕出一個大口。

下一息，黑雲粘稠地合攏，連一絲裂痕也不曾留下。反倒是那箭上的星光，被黑色一寸寸地「舔」了過去，由亮轉暗，由暗轉灰，最終化作一團死寂的、無聲無息的灰燼。

蒼瀾瞳孔一縮。

他再連發三箭，箭箭皆如泥牛入海。那黑雲因吞噬了星力，反倒漲大了一圈，雲底細絲更多了，已有數條向他探來。

「少閣主，退！」

「結陣！封城！」

星輝如蓮瓣層層綻開，在落霞城牆之外築起一道光牆，將黑氣死死擋在城內。可那黑氣詭異，一絲一縷地順著星光的縫隙往外滲，蝕得星牆「滋滋」作響。

蒼瀾額角滲出細汗。

星光為點，黑蝕為面。點，破不了面。

他第一次，感受到了何謂「力不從心」。

「少閣主！星牆撐不住了！」

「撐！」

「少閣主——！」

「我說撐！！」

一道溫潤的嗓音，突然從城牆之下響起：

「少閣主，你再撐下去，會死的。」

蒼瀾猛然回頭。

城牆下的暗影裏，一個青衫書生緩步走出，左手捧書，右手空空，髮間的竹簪斜斜插著，衣襟上沾著趕路的塵。他身後，一名獨臂……不，雙臂完好的壯漢默默站著。

「棺魂舜？」蒼瀾眯起眼，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路過。」

「這裏是星殞閣封城——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輕聲，「城裏有三十萬人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

「那少閣主可有辦法？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張了張口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書生看著他。

少年的臉色因耗力過度而發白，額角的汗順著下頷滴落，星弓在掌中微微顫抖，卻仍死死咬著牙，不肯後退一步。

「少閣主。」

「幹什麼！」

「你撐了多久？」

「……半柱香。」

「很好。」書生點頭，「再撐一炷香。」

蒼瀾愣住：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書生已翻開了書。

「在下，」他說，「要進去。」

「你瘋了？！黑蝕蝕星、蝕魂、蝕骨，連本少閣主的星箭都沾不得——」

「少閣主的星是點。」書生平靜地道，「在下的夜是面。」

蒼瀾一滯。

「也許可行。」書生抬眼，那雙深邃如夜空的眸子裏，竟有一絲罕見的少年的狡黠，「少閣主，要不要打個賭？」

「賭什麼？」

「在下若能把黑蝕吃乾淨，」他笑，「少閣主叫三聲『棺魂宮主大人』。」

「你若吃不乾淨呢？」

「在下給你當三年僕人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沉默了一息，忽然咬牙：

「成交！」

書生入城。

他的腳步很慢，一步一步踏過長街，周圍是成千上萬雙空洞仰起的眼睛。黑色的汁液在他身側蠕動，如嗅到血腥的蟲，試探地向他的衣角爬來。

他停在長街中央，翻開書卷。

「長夜。」

暗金玄光無聲湧出，自他足下如墨潑開。

不是黑。與那團膩死的、腥臭的、無光無息的黑不同，這片夜，是活的：有星河在其中流轉，有暗金的光點如螢火浮沉，溫潤、沉靜、深不見底。它漫過長街，漫過屋簷，漫過每一個仰頭的凡人，如母親將一床厚被，輕輕蓋在熟睡的孩子身上。

黑蝕與夜相遇。

那團膩黑的雲在夜的覆蓋下，發出一聲淒厲的嘶鳴。千百條細絲拚命回縮，卻被暗金之光一一纏住，一寸一寸地拽入夜中，吞沒、消化。

他吞下了黑蝕。

黑蝕入體的剎那，書生的臉色驟然慘白。

那不是力量，是毒。腐蝕的、冰冷的、帶著無數絕望嘶嚎的毒，順著經脈洶湧而上，寸寸啃噬著他的骨肉。他的指尖開始發抖，唇瓣失了血色，夜體深處那一片「寒」與「空」，在這一刻被撕開了一道缺口。

可他沒有停。

一個凡人，兩個凡人，十個、百個、千個。

黑色汁液自他們皮膚下被一縷縷抽出，轉入夜中，轉入他的體內。

城牆之外。

蒼瀾的星牆，已經碎了三成。他死死咬著牙，星弓在掌中發燙，額上的汗順著下頷滴落。

一炷香。

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頭，望向城內。

那片暗金色的夜，越來越薄，越來越淡。

「棺魂舜……」他咬牙，「你這個蠢貨……」

「少閣主？」陸星霄不安道。

「撤陣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

「我說，撤陣！」蒼瀾猛然收弓，眼底有火在燒，「我去接他！」

銀痕一閃，他的身影掠入城中。

長街盡頭，書生跪在地上。墨髮散亂，青衫被冷汗浸透，周身的夜光稀薄得幾乎看不見，雙手撐地，肩背劇烈顫抖。他面前，最後一條黑色細

絲，正從一個孩童的額頭抽離，沒入他的掌心。

孩童醒了，哇地哭了出來。

滿城的人，都醒了。

黑雲散去，晚霞重新染成胭脂色。

書生抬起頭，看見滿街的凡人茫然地站著，哭的哭，叫的叫，彷彿從一場漫長的夢中驚醒。他唇角彎了彎，剛想說什麼，眼前卻驟然一黑，整個人向前栽倒——

一隻手接住了他。

冰涼的星輝透過衣衫，貼上他滾燙的額頭。他恍惚間看見一雙星眸，近在咫尺，瞳底的碎光劇烈搖晃著，像是被什麼狠狠攥了一把。

「蠢貨。」蒼瀾咬牙，聲音卻啞得不成樣子，「你要死，也別死在本少閣主面前。」

書生想說「無妨」，喉嚨裏卻只吐出一口黑血。

便在此時，街角的暗處，有什麼東西動了。

那是一個佝僂的人形，渾身流著膿，眼眶是兩個空洞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笑得無聲無息。他最後一絲殘存的黑蝕，凝成一道尖銳的光，直刺蒼瀾毫無防備的後心——

「少閣主！」

陸星霄的驚呼聲同時響起。

可有一道比他更快的影子。

書生用盡最後一點力氣，抬手，向後一揮。

暗金玄光自他掌心炸開，如一面薄薄的、卻堅不可摧的幕，擋在蒼瀾身後。那道黑光撞上夜幕，被輕輕地、溫柔地「吞」了進去，連一聲響也沒有。

人形倒下，化作一灘黑水。

蒼瀾僵在原地，緊緊抱著懷裏昏過去的人，指節攥得發白。

很久，他才低低地開口，聲音輕得像自言自語：

「……兩清。」

三日後，虛夜宮。

書生在破床上醒來，墨姬紅著眼眶守在床邊，厲飛揚杵在門口，像座鐵塔。

「宮主，」墨姬哽咽，「少閣主把您送回來後，在殿外站了一夜，天亮才走。」

「是麼。」

「他還留下一句話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他說——」墨姬頓了頓，嘴角卻抽了抽，「『賭約，算本少閣主輸。三聲「棺魂宮主大人」，改日補。』」

書生愣了愣，繼而低低笑出聲來，笑得牽動傷口，疼得直抽氣。

「宮主，您別笑了，傷口要裂。」

「不妨事。」

窗外，墨夜無風。

他望著帳頂，輕聲道：

「兩清了麼。」

第六章 星輝與夜

落霞城之後，書生在床上躺了二十天。

二十天裏，虛夜宮的灶房沒斷過湯。墨姬燉的，厲飛揚劈的柴，青燈守著火，玄章不知從哪弄來一本《養傷十二戒》，每日一條，念給他聽，念得人頭疼。

「第三條，」玄章推推眼鏡，一本正經，「傷者不可熬夜，不可勞神，不可——」

「玄章先生。」

「宮主有何吩咐？」

「在下想看書。」

「第三條，不可勞神。」

「先生，書是安神的。」

「宮規第七十二條，」玄章面無表情，「『病中不得違醫囑』。」

書生沉默了一會兒，歎氣：「先生，你上月才寫的宮規，今日就用來對付在下？」

「宮主定的規矩，」玄章推眼鏡，「首先要約束宮主。」

墨姬在一旁，努力憋笑。

夜深了。

書生終於躺不住，披了件外袍，悄悄溜到簷下，在石階上坐下，望著那條橫貫夜幕的暗金之河。

寒意又上來了。

不是傷。是更深一些的東西。

廣袤夜體，需持續承接。落霞城那一戰，他吞了太多黑蝕，耗盡了本源，夜體深處那片「寒」與「空」，終於毫無遮攔地發作。起初只是指尖發涼，後來是四肢，到了今夜，連呼吸都帶著霜。

他攥緊了衣襟，沒出聲。

這種事沒法說。湯藥無用，丹石無用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有用。只知道這十年來，每隔一段日子，這寒意總要找上門來，他便一個人熬著，熬過去了，就當沒事。

反正，他慣了。

「喂。」

一道少年的聲音，在殘牆外響起，壓得低低的，帶著一股欲蓋彌彰的警扭。

書生抬眼。

牆頭上，蹲著一個人。

銀髮散在肩上，沒戴皇冠，一身便服，懷裏——抱著一口鍋。

一口嶄新的、通體銀亮的、看起來貴得嚇人的星鐵鍋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兩個少年，隔著半堵牆，沉默地對視。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終於開口，語氣十分誠懇，「你這是什麼打扮？」

「我——」蒼瀾把鍋往身後藏了藏，又藏不住，惱羞成怒，「路過！」

「夜半三更，抱著鍋，路過？」

「本少閣主愛抱什麼抱什麼！」

「好。」書生點頭，「那少閣主是路過，還是來送鍋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若是路過，」書生看著他，「請便。」

蒼瀾憋了半天，終於「咚」地從牆頭跳下來，把那口鍋往石階上一放，
別開臉：

「上回你說，宮裏鍋要破了。」

「在下是說過。」

「這是賠你的。」

「賠什麼？」

「賭債。」蒼瀾硬邦邦地道，「利息。」

書生看了他很久。

月色下，少年別著頭，耳根通紅，銀髮被風吹得有些亂，露出的側臉線條漂亮得近乎凌厲，嘴唇抿得緊緊的，像是在跟什麼東西賭氣。

他忽然笑了。

那笑意從唇邊漾開，眼尾彎起，與平日那種慣常的、帶刺的笑不同，竟帶了幾分溫軟。

「多謝。」

「……誰要你謝。」

「不謝，那便退了。」

「你敢！」

「那便謝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憋得直磨牙，終於一屁股坐到石階上，距離書生三尺遠，抱著膝，不說話。

夜風吹過，帶著一點寒意。

書生下意識地攏了攏衣襟。

蒼瀾的眼角餘光，捕捉到了這個動作。

他皺眉，側過頭，仔細看了看那人的臉。

月色下，那張臉白得近乎透明，唇瓣泛著淡淡的青，睫毛上竟凝著一層細霜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無妨。」

「你的唇是青的。」

「夜裏涼。」

「放屁。」蒼瀾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手一搭，臉色就變了，「你的手冷得跟冰一樣！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抽了抽手，沒抽動，「男女授受——」

「閉嘴！」蒼瀾瞪他，「你是男的，我也是男的，授什麼受！」

「那便是男男授受不——」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你，」少年的聲音忽然發緊，眼底的火慢慢壓了下去，變成一種近乎惶恐的東西，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

書生沉默片刻。

他看著那雙星眸，看著裏面真真切切的擔憂和慌亂，忽然覺得，這個人，大概是這世上最不會藏心思的少爺。

「夜體的毛病，」他輕聲道，「落霞城那一戰，耗了太多。」

「怎麼治？」

「沒法治。」

「胡說！一定有辦法！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道，「這事，你幫不了。」

「你怎知我幫不了？」蒼瀾瞪著他，「你試過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試過找我嗎？」

書生一愣。

蒼瀾自己也愣了。

他剛剛說了什麼？

少年僵在原地，耳根「轟」地炸紅，慌亂地鬆開手，偏過頭，磕磕巴巴：

「我、我是說——你如果死了，誰跟我打架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、我的對手可不能這麼隨便就死了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看什麼看！」

「在下什麼也沒看。」

「你笑什麼？！」

「在下沒笑。」

「你明明就在笑！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終於忍不住，低低笑出聲，「你的耳朵，紅得能點燈了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蒼瀾一把扯過他的手，不由分說地按在自己掌心，另一手覆了上去。

「別動。」

「少閣主——」

「我說，別動！」

星輝，流了進去。

那是一種極溫柔的光。

不同於戰場上的璀璨與霸道，這一縷星輝清透、微暖，如初春第一場細雨，悄無聲息地滲入夜體深處那片荒涼的空處，一點一點地填、一點一點地暖。

書生僵住了。

他緩緩睜大眼，唇瓣微張，一口氣憋在胸口，竟忘了吐出。

寒意，如冰雪遇春，從四肢百骸一寸一寸地退去。顫抖漸漸止息，凍僵的指尖慢慢恢復了知覺，簷下那盞長明燈，似乎也亮了一些。

好暖。

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已經有多少年，沒有感受過這種暖了。

「為何……」他喃喃，「為何幫在下？」

蒼瀾沒有看他，眼睛盯著地面，聲音悶悶的：

「這半個月，我夜夜睡不著。」

書生微微一怔。

「星血躁動。」少年說，「煩得要命。我試過閉關，試過靜心，沒一個有用。」

他頓了頓。

「今夜我坐不住，就想著……去你那兒看看。看看你死沒死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剛才一碰你的手，」蒼瀾的聲音幾乎低到聽不見，「就安靜了。」

書生沉默了。

他低頭，看著自己被攥在對方掌心的手，看著那雙少年的手，修長、骨節分明，掌心還帶著握弓留下的薄繭。

半晌，他輕輕笑了一下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「什麼原來如此？」

「在下，」書生閉上眼，嗓音低得像夜風，「這半個月，亦是夜夜寒徹，睡不安穩。」

蒼瀾指尖一頓。

兩人都沒再說話。

簷下的長明燈靜靜燃著，映出兩道並肩而坐的影子，一明，一暗。

不知過了多久。

書生的頭，不知何時歪了過來，靠在了蒼瀾的肩上。呼吸綿長而安穩，竟是睡著了。

蒼瀾整個人都僵住了。

他一動不動地坐著，連呼吸都放輕了，生怕驚擾了什麼。

他想：荒唐。

他想：這是我的死對頭，我該一腳把他踹下台階。

他想：星血，真的不躁了。

「……書生。」他小聲嘟囔。

這是他第一次這樣喚他。

不是「棺魂舜」，不是「你」，是「書生」。帶著點嘲弄，帶著點惱怒，又像是別的什麼，說得很輕，輕得不像是對仇人說話。

肩頭那顆腦袋動了動，似乎在睡夢裏蹭了蹭，找了個更舒服的角度。

蒼瀾的耳尖，又紅了。

「宮主，您醒了嗎？該喝藥了——」

清晨，青燈端著藥碗推開門，剛跨進院子，整個人僵在了原地。

石階上，坐著兩個人。

一個青衫書生靠在另一個人肩上，睡得正熟；另一個銀髮少年一動不動地坐著，眼底掛著兩團青，顯然一夜沒睡，臉色卻奇異地帶著一點紅。

那少年聽見腳步聲，艱難地轉過頭，用眼神殺氣騰騰地警告：

「噓。」

青燈乖乖閉了嘴，端著藥碗，一步一步，輕手輕腳地退了出去。

他在拐角處遇見了抱著柴的厲飛揚。

「厲大哥。」孩子壓低聲音，兩眼放光，「宮主和少閣主……」

厲飛揚看了他一眼，面無表情，一字一頓：

「什麼也沒看見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你，什麼，也沒看見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兩人默契地一左一右，站在院門兩側，雙臂環胸，守著門，像兩尊鐵塔。

遠處，聽見動靜趕來的陸星霄，也被攔在了門口。

「這位大哥，」厲飛揚冷冷地說，「少閣主在談事。」

「談事？」陸星霄伸長脖子，「談什麼事需要一夜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我進去——」

「不許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厲飛揚沉默了一息，鄭重其事：

「他們在，講和。」

陸星霄：「……」

日上三竿。

石階上，書生終於醒了。

他睜開眼，第一個感覺是暖。第二個感覺是，自己似乎靠在什麼人的肩膀上。第三個感覺是，那肩膀……僵得像塊石頭。

「……少閣主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在下，」書生慢吞吞地坐直，「靠了你一夜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沒推開在下？」

「我的手被你壓麻了，」蒼瀾硬邦邦地道，「推不動。」

「……」

兩人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先看對方的眼睛。

良久，書生輕輕開口：

「多謝。」

「不謝。」

「那在下就不謝了。」

「你敢！」

「那便謝。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憋了一會兒，忽然低下頭，悶悶地笑了出來。

這是書生第一次，聽見他這樣笑。

不是那種傲慢的、輕蔑的笑。是少年人真正開心時，才會有的、帶點窘迫的笑。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下回，」少年抬眼，眼底碎光流轉，「你再難受，直接告訴我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因為——」蒼瀾想了想，一本正經，「我的對手，不能死在別人手裏。」

書生笑了。

「好。」

「也不能死在自己手裏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也不能不告訴我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書生含笑，「少閣主管得真寬。」

「廢話。」

蒼瀾站起身，拍了拍衣袍，轉頭，故作不經意地道：

「那口鍋，別扔。」

「在下不敢。」

「還有，」他背對著書生，聲音飄過來，輕輕的，「下回再喝藥，記得加糖。」

銀髮在晨風中揚起，少年的身影遠去。

石階上，書生望著那道背影，許久，輕聲自語：

「……這個人，是不是有點太可愛了。」

第七章 葬星古淵

此後數年，虛夜宮與星殞閣的關係，成了九域最大的一樁懸案。

說是仇敵，每隔十天半月，兩人必定當眾吵一次：一個罵對方「窮酸書生」，一個罵對方「華而不實」，吵得整個小靈界都習以為常，連茶館說書的都編了段子，叫《少閣主三打棺魂舜》。

說是朋友，卻又每逢夜深，總有一人悄悄翻牆，抱著酒或藥，說著「路過」，坐到天亮才走。

「路過」這兩個字，被用了七十三回。

墨姬為此頭疼了數年。

「宮主，」她某日憋不住了，「少閣主又來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他說他來幹什麼？」

「路過。」

「他路過了七十三回。」

書生正低頭批閱文書，筆尖一頓，抬眼：「你數過？」

墨姬面無表情地補了一句：「厲飛揚也數過。」

遠處的柱後，傳來一聲極低的悶響，像是有人撞到了什麼。

書生默默低頭，繼續批公文。

那一年，江湖上傳出一個消息。

極西絕地，有一處名為「葬星古淵」的所在，傳說是隕星之墓，淵底藏著一樁大機緣，得之者可一步跨入涅槃。

消息傳到摘星台，蒼瀾當夜就睡不著了。

「涅槃？」他在平台上來回踱步，「我神遊後期，只差一線——」

「少閣主，」星河道人憂心忡忡，「古淵凶險，歷代入淵者，十有九死。」

「那便是十分之一的生路。」

「少閣主——」

「老道，」蒼瀾頭也不回，「別告訴老閣主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也別告訴任何人。」

「那若是被那位棺魂宮主搶先——」

「他不會搶先。」蒼瀾冷笑，「本少閣主，必然是第一個。」

同一夜，虛夜宮。

書生合上書卷，抬眼，對著空蕩蕩的屋頂說了一句：

「墨姬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葬星古淵，你知道多少？」

「宮主要去？」

「在下想去看看。」

「宮主，此地凶險——」

「在下知道。」

「那少閣主若也去呢？」

書生愣了愣，繼而笑了：「那豈非更好？」

「……宮主，您這是去探險，還是去打架？」

「兩者並不衝突。」

墨姬閉了閉眼，無奈地歎了口氣，遞過一個包裹：

「乾糧，傷藥，三張遁符。」

「謝了。」

「還有，」墨姬頓了頓，「宮主，請務必，帶少閣主一起回來。」

書生挑眉。

「他若出事，」少女的聲音很輕，卻一字一頓，「宮主會比自己受傷更難受。」

書生沒有答。

他只是低頭，把包裹繫上腰間，轉身，邁出院子的時候，袖中握緊了那卷書。

極西，絕地。

大地龜裂成無數縱橫的溝壑，溝壑盡頭，是一道直通地心的深淵。陰風從淵底卷上來，帶著腐朽的磷光，吹得人衣袂獵獵。

「棺魂舜。」

淵邊的岩石上，銀髮少年雙手抱胸，居高臨下，笑得滿臉得意：

「你來晚了。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拱手，「在下恭喜，您果然是第一個。」

「廢話。」

「少閣主先入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在下就不客氣，」書生點頭，抬步，「先入了。」

「喂——！！」

蒼瀾瞪大眼，眼睜睜看著那道青衫身影毫不猶豫地躍下深淵。

「棺魂舜！你耍賴！我先到的！」

「少閣主，」風聲裏傳來那人含笑的聲音，「在下也沒說，一定要讓你先入。」

「你——！」

少年咬牙切齒，也跟著一躍而下。

兩道身影，一銀一青，並肩墜入黑暗。

下墜了不知多久。

黑暗是有重量的，壓得人耳膜生疼。四周的岩壁飛速向上掠過，壁上嵌滿了星辰的殘骸，有些還泛著微光，有些早已化作灰白的石。

「棺魂舜！你到底有沒有——」

「到了。」

腳下一實。

四周亮起一片幽幽的磷光，映出一座巨大無匹的穹窿。穹窿之下，是一片望不到邊際的「星骨之原」：無數星辰的屍骸堆疊成山，每一具都有山嶽般大，灰白、死寂、冰冷。

「這……」蒼瀾倒吸一口冷氣，「好大。」

「不是大。」書生輕聲，「是重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這裏的一切，」書生抬眼，「都在往下沉。」

話音剛落，身後一聲巨響。

來路，封死了。

一道光幕自頭頂垂落，無聲無息地封住了來時的入口。光幕上流轉著古老的紋路，似星非星，似夜非夜，隱隱有種說不出的熟悉。

兩人同時一驚。

「禁制。」書生沉聲。

「該死。」蒼瀾咬牙，抬手一箭射向光幕，那箭卻被無聲吞沒，連一絲漣漪也不曾激起。

下一刻——

大地震動。

整片星骨之原忽然緩緩起伏，數座山嶽般的星骸，竟同時睜開了「眼」。那是一枚枚早已熄滅的星核，此刻重新燃起幽藍色的火，映出數十具高達百丈的巨像，從骨原中——站起。

星骸巨像。

每一尊都是以死星之骨堆成的守衛，雙臂如山，掌心燃著死星的冷焰，一步踏下，大地便裂開一道深痕。

「棺魂舜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你有沒有辦法？！」

「有。」書生翻開書，「但需要少閣主配合。」

「怎麼配合？」

「聽在下的。」

「放屁！本少閣主憑什麼聽你的？！」

「那少閣主有更好的辦法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蒼瀾憋了一下，咬牙：「說！」

巨像的拳頭已經砸了下來！

蒼瀾抬弓，漫天星辰應弦而動，化作一場傾天的流星雨，砸向巨像的眉心。可死星的骨是死的，星光落在其上，如同雪落灰燼，轉瞬就被吸盡。

「沒用！它們吞星！」

「那便由在下先來。」

書生翻頁：「寒夜。」

暗金玄光自書頁間湧出，如一道無聲的潮，漫過骨原。與黑蝕不同，夜不是吞噬，而是「覆」。巨像掌心的死星之焰在夜色的覆蓋下，一寸一寸地暗了下去，連帶著它們的動作也緩了，彷彿陷入一場沉沉的睡。

「現在！」書生喝。

蒼瀾早已拉滿了弓。

「星殞！」

一箭，貫穿夜幕！

箭簇裹著暗金之光，穿透巨像眉心的核。巨像無聲裂開，化作無數碎片，墜入骨原。

「再來！」

「少閣主，你的箭，」書生一邊覆夜一邊評價，「比上回準。」

「廢話，」蒼瀾頭也不回，「本少閣主天資過人！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「你敷衍我？」

「不敢。」

「你分明在敷衍我！」

「少閣主，」書生終於忍不住笑了，「巨像在你後面。」

蒼瀾一個轉身，一箭射出，又穩又狠。

兩人背對背而立，一人攬星，一人覆夜。星為鋒，夜為盾；夜為域，星為兵。銀白與暗金交織成網，每一次碰撞都激起漫天光塵，如一場盛大的、無聲的煙火。

他們誰也沒有說話，卻默契得驚人：蒼瀾每一箭射出，書生的夜便恰好在箭後鋪成軌跡；書生每一次翻頁，蒼瀾的星便恰好從夜中亮起。

十具、二十具、三十具。

骨原上的巨像，一尊接一尊地倒下。

最後一尊倒下時，兩人幾乎同時力竭。

蒼瀾單膝跪地，用弓撐住身子，唇邊掛著血。書生靠著斷裂的星骸，手捧書卷，指尖微微顫抖，氣息凌亂。

四周，終於安靜了。

「……棺魂舜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剛才，」蒼瀾喘著氣，「我們配合得，還不錯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不許告訴別人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也不許說，是我說的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

磷光閃爍。

「那裏。」書生忽然抬手。

骨原盡頭，巨像倒下之處，露出一道隱藏的石門。石門不高，只容兩人並肩而入，門上無鎖無環，卻浮著一幅斑駁的壁畫。

兩人互相攙扶著走近。

壁畫已被歲月侵蝕得殘缺，只剩下大半幅的輪廓：一輪星，與一片夜，相抵相偎。星是銀的，夜是金的，兩者纏繞在一處，分不清彼此的邊界。畫的下方有幾行古老的字，被磨去了大半，隱約只剩幾個字：

「.....星.....夜.....合.....」

蒼瀾盯著壁畫，一動不動。

那一瞬，他的星血在經脈中劇烈地震盪，像是有什麼萬載沉睡的東西，被輕輕地、小心翼翼地喚醒。

書生也凝視著那幅畫。他的指尖不自覺地抬起，輕輕觸向畫上那片金色的夜，指尖所及之處，壁畫忽然亮了一瞬，隨即又黯下去。

「這是……」他低聲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蒼瀾的聲音有些發啞，「但是……」

他看向書生。

「我見過這幅畫。」他說，「不是在這裏。是在夢裏。」

書生猛然轉頭。

他的瞳孔微微一縮。

他也夢見過。

銀髮的人，立於漫天星光之中，轉過頭來，在夢醒之前，說了一句什麼，他始終沒聽清。

兩人沉默地對視，誰也沒有先開口。

石門前，磷光輕輕搖晃。

門上浮出一行新的字，如水波般漾開：

「星夜相合，方可通行。」

第八章 兩言和解

石門之內，是一間極小的石室。

不過方丈之地，四壁光滑，穹頂低矮，正中有一張石榻，榻邊一池淺淺的泉，泉水清冽，映著石室頂上稀疏嵌著的幾粒星砂，像把半個夜空縮進了掌心。

石門在二人身後無聲合上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兩個重傷的少年，各佔一壁，互不相看。

蒼瀾靠著左壁，銀袍染血，一條手臂自肩頭至肘綻開一道深痕，皮肉翻卷，星輝在傷處徒勞地流轉，怎麼也止不住血。書生靠著右壁，青衫被劃得破碎，肋下一道傷口深可見骨，臉色白得像紙，氣息時斷時續。

石室不大，兩人之間不過三尺。

三尺之外，是彼此的呼吸聲。

靜了很久，蒼瀾先開口：

「那行字，你看見了？」

「看見了。」

「星夜相合，方可通行。」蒼瀾冷笑，語氣裏滿是不耐，「荒唐。這破地方，到底要我們做什麼？」

書生沒有答。

他只是垂眸看著自己肋下的傷，緩緩運功，暗金玄光在傷口處艱難地凝聚，卻終是一寸寸散去。他咳了一聲，唇邊溢出一縷血。

蒼瀾聽見了。

他沒有回頭，指節卻悄悄攥緊。

過了片刻，石室裏響起衣料摩擦的細響。

書生睜開眼，看見蒼瀾已經挪了過來。銀髮拂過地面，人在他身側三寸處坐下，板著臉，視線落在別處，右手卻不由分說地按上了他肋下的傷。

「不必——」

「閉嘴。」

星輝灌入。

同落霞城的那夜一般，那是一種極溫暖的、極安靜的光。書生的睫毛顫了顫，沒有再推拒。

石室中，只有泉水細微的滴答聲。

不知過了多久。

蒼瀾的傷口自己癒合了大半，書生的氣色也終於回來了一些。兩人並肩靠著石壁，肩頭相抵，誰也沒有動。

石室的星砂，一粒一粒亮著。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落霞城那回，你為什麼擋？」

書生側過頭：「擋什麼？」

「那一擊。」蒼瀾盯著穹頂，聲音很低，「你都快站不住了，還要替我擋。」

「少閣主不也接住了在下。」

「我在問你。」

書生沉默了片刻。

石室的光落在他的側臉上，輪廓溫和而沉靜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他終於道，「身體先動了。」

蒼瀾別過臉去，唇角抿成一條線：「荒謬。」

「你又為何接？」

「我說了，」蒼瀾硬邦邦地道，「你死在我面前，我嫌髒。」

「是麼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為何你每隔十天半月，」書生輕聲，「便要『路過』我宮裏一回？」

蒼瀾猛地轉頭。

兩人的目光撞在一起，只一瞬，又同時移開。

石室裏安靜得可怕。

過了很久，蒼瀾才再度開口，嗓音低低的，像在對自己說話：

「我從小，就沒什麼朋友。」

書生靜靜地聽。

「別人看我，要麼是敬，要麼是畏。星殞閣三萬弟子，沒有一個敢直視我的眼睛。我說一句話，千百人應和；我皺一下眉，滿閣的人都要去查，少閣主今日為何不悅。」蒼瀾低低地笑了一聲，「我的父親，是星殞閣的閣主。我是他唯一的兒子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做什麼都要贏。」他說，「因為輸了，別人不會說我輸了，只會說，閣主的兒子，不過如此。」

書生微微睜大了眼。

「你第一次對我說『不行』的時候，」蒼瀾頓了頓，「我想打死你。」

「在下知道。」

「可我又想……」他的聲音越來越輕，「再聽你說一遍。」

石室寂靜。

書生看著他。

那雙星眸，素日裏冷得像隔著一層霜的琉璃，此刻卻像是被什麼從裏面敲碎了，露出底下不知藏了多少年的、近乎笨拙的赤誠。

他輕輕地笑了。

那是一個極溫柔的笑，眼尾彎起，帶著幾分無奈，幾分縱容，與他在人前那層溫潤的殼，全然不同。

「我也是。」

蒼瀾怔住。

「我自小沒爹沒娘，」書生低頭，指腹輕撫書脊，聲音很輕，「寒淵書院的先生肯讓我旁聽，已是莫大的恩。這世上的人，看我，要麼是可憐，要麼是看不起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是第一個，把我當作對手的人。」

「對手？」

「你認真地打，認真地恨，」書生微微彎起唇角，「是這世上，唯一一個，真正『看見』我的人。」

蒼瀾喉結動了動，一時說不出話。

書生抬眼，認真地看著他：

「我翻書時，常會想起你。」

「想我什麼？」

「想你的星光，」書生輕聲，「很燙。」

石室裏，一粒星砂「啪」地輕響，落入泉中。

沉默。

很長很長的沉默。

久到石室頂上的星砂一粒粒暗下去，又一粒粒亮起來。

蒼瀾忽然伸出手，扣住了書生的手腕。這一次，他沒有用任何力道，只是輕輕地攥著，指腹貼在對方脈搏之上，感受著那一下一下的跳動。

「棺魂舜。」

「在。」

他深吸一口氣。

「我不想再與你為敵。」

這是第一句。

書生看著他，眼底有光緩緩亮起，像長夜盡頭，第一縷星光。

他輕輕反握住了那隻手。

「那便不為敵。」

這是第二句。

兩句話，說完了。

沒有誓言，沒有推辭，沒有任何多餘的字。兩個被世人視為死敵的少年，在這間不見天日的石室裏，用二十餘年的針鋒相對，換來了兩句，輕得像呼吸的話。

蒼瀾盯著他，忽然低低地、近乎失措地笑了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別笑得那麼好看。」

書生愣了一下，隨即耳根微紅，別開視線：「蒼瀾……別鬧。」

「誰鬧了。」

蒼瀾扣著他手腕的指尖，緩緩上移，滑過掌心、指縫、手背，最後與他十指交纏。

他們的手交疊在一起，銀白的星輝與暗金的夜光從指縫間漫溢出來，無聲地融成一片。

石室頂上，所有星砂在這一刻同時亮了。

泉水泛起了漣漪。

石榻旁的壁面，緩緩浮現出一幅新的畫——一輪星，一片夜，相擁，相融。

蒼瀾俯身。

他的銀髮垂落，掃過書生的臉頰，帶著微涼的星光和一點克制的、輕顫的熱。

「書生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我可以麼？」

書生看著那雙近在咫尺的星眸，看了很久，很久。

「你問得這般鄭重，」他終於道，唇角彎起，「倒像在求親。」

「閉嘴，回答。」

「依你。」

第十章 宿敵之名

石門開啟時，天已黃昏。

不，葬星古淵無日無夜，所謂黃昏，不過是淵口垂下的那一縷天光，由灰轉暗，由暗轉青。兩個少年並肩自石門中走出，穿過骨原，攀上淵壁，一路竟無人言語。

快到淵口時，蒼瀾忽然停步。

「怎麼了？」書生回頭。

「你走得慢。」

「少閣主多慮。」

「本少閣主說，你走得慢。」蒼瀾看著他步履間那一絲極細微的僵硬，神色冷淡，耳尖卻悄悄地紅了，「要不要——」

「不必！」

書生答得又快又急，耳根瞬間紅透，轉身便往前走，背脊挺得筆直，每一步都走得一板一眼。

蒼瀾立在原地，望著那道青衫背影，唇角無聲地勾了起來。

回到小靈界，已是半月之後。

「宮主。」

墨姬站在虛夜宮的院中，手捧公文，面無表情。

「說。」

「玄章先生說，宮規第三十七條需要修訂。」

「何條？」

「『宮主不得無故離宮超過七日』。」

書生正在批閱文書的筆尖停了停：「為何要修？」

「因為，」墨姬面不改色，「宮主這回離宮，一共二十一日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厲飛揚說，他守了二十一日宮門，沒睡過一個整覺。」

「是在下的不是。」

「蘇硯說，您的書房被他看了二十一日。」

「他看便看。」

「青燈說，」墨姬的視線慢慢移到書生的腰上，停了一瞬，又無聲地移開，「您回來之後，坐著的時間，比往日長。」

書生手中的筆啪地斷了。

墨姬低下頭，掩住唇角，行禮：「屬下告退。」

與此同時，摘星台。

星河道人拎著拂塵，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家少閣主。

蒼瀾坐在案前，對著一顆星砂發呆。

不是普通的發呆。那是一種極其輕柔、極其少見的神態，嘴角若有似無地挑著，眼底的冰化了一層，連周身的星砂都溫順地繞著他轉。

「少、少閣主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您……」星河道人遲疑了一下，「是不是遇上了什麼喜事？」

「與你何干。」

「是是是，老朽多嘴。」

「但是，」蒼瀾頓了頓，眼睫低垂，輕描淡寫地補了一句，「今日起，星殞閣與虛夜宮的舊怨，按舊例處置。」

星河道人眨了眨眼：「舊例？」

「該吵的吵，該打的打。」

「……可是少閣主，您和棺魂宮主不是——」

「老道。」

「老朽在。」

「你再多問一句，」蒼瀾微笑，「本少閣主把你扔去落霞城守城。」

星河道人立刻閉了嘴，默默行禮，默默退下，退到台階口時，才小聲嘀咕：

「老朽什麼也沒說。老朽什麼也沒看見。」

三日後，九域盟會。

靈樞天淵之外，各宗代表分列兩側。上首兩個位置，左邊坐著一襲銀袍，右邊坐著一襲青衫，中間隔著三尺，涇渭分明。

「虛夜宮的宮主，」蒼瀾冷冷道，「近日似乎很閒。」

「少閣主日理萬機，」書生淡淡回敬，「卻還記得在下的行蹤。」

「本少閣主不過隨口一問。」

「在下不過隨口一答。」

兩人視線在半空相交，擦出一點冰冷的火花，殿中眾人齊齊低頭，裝作什麼也沒看見。

無涯劍閣的殷無涯，在末座冷眼旁觀，心中不屑：這兩人，終究是死對頭。

萬象商盟的錢通天，笑瞇瞇地摸著鬍子，心中暗歎：好戲，好戲。

寒淵書院的顧明遠，端著茶盞，望著那兩道針鋒相對的身影，眼角的笑紋深得藏不住。

他們不知道的是，這場盟會結束之後，當夜子時，墨夜秘境夜髓脈外那座無人的山崖上，有一襲銀袍，會悄悄落在一道青衫的身側。

那晚，墨夜無風。

兩人並肩坐在崖邊，各自抱著一壇酒，望著頭頂那條橫貫夜幕的暗金之河。

「為什麼，」書生輕聲問，「要在人前，繼續吵？」

「因為——」蒼瀾灌了一口酒，語氣懶洋洋的，「我父親不會同意。」

書生沒有說話。

「星殞閣是傳承了幾千年的大勢力，」蒼瀾盯著天幕，眼底有一絲少年人罕見的認真，「我是少閣主，是他唯一的兒子。他要我娶一個有身份的人，要我做一個合格的閣主，要我守住星殞閣的招牌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他若知道，我和一個窮書生勾肩搭背，」蒼瀾扯了扯嘴角，「第一件事，就是把你的宮，連根拔了。」

書生靜靜聽著。

「所以，在我足夠強之前，」蒼瀾轉過頭，星眸在暗金色的天光下，亮得驚人，「人前，我是你的死對頭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人後，」他伸出手，握住了書生的手，十指相扣，「我是你的。」

書生微微一怔。

隨後，他極輕地笑了。

那笑意，與他在人前那層溫潤的殼，全然不同。是眼尾彎起、唇角柔軟的、屬於棺魂舜一個人的笑。

「那在下，」他說，「也有個條件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在下的宮，如今還是破的。」

「所以？」

「待在下把宮建起來，」書生抬眼，望向遠處那座還在補牆的殘宮，眸中有火，「待在下夠資格，站在你身邊，不讓任何人說一句『配不上』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到那一天，」他一字一頓，「我們就不必再演了。」

蒼瀾看著他。

很久，很久。

然後，他笑了。

那是一個又傲又痞的笑，像少年人在很年輕的時候，許下一個很大的願。

「好。」他說，「那我等你。」

「少閣主不必等。」書生輕聲道，「請你，往前走。在下會追上去。」

「你追得上？」

「追不上，」書生含笑，「也會一直追。」

兩人碰了碰酒罈。

遠處，破宮的牆頭上，厲飛揚蹲在那裏補牆，墨姬倒掛在房樑上，一人一蛟，彼此對視了一眼，同時默默地轉開了頭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什麼也沒看見。」

「我也沒有。」

青燈抱著銀光閃閃的星鐵鍋，坐在灶前，打了個哈欠。

「宮主，」他含糊地嘟囔，「這鍋真好。」

星與夜，自此走在了同一條道上。

此後七百年，無人知曉。

（《千年對頭》完）